



提拉
米苏 著

Courage to
LOVE
去爱



青島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提拉米苏著

Courage to LOVE
勇敢去爱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勇敢去爱 / 提拉米苏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436 - 7750 - 0

I ①勇 II ①提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8824 号

书 名 勇敢去爱

作 者 提拉米苏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责任编辑 许朝华

装帧设计 笱 一

照 排 青岛时代正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640mm × 960mm)

印 张 18 5

字 数 30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6 - 7750 - 0

定 价 28 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 - 653 - 2017 (0532) 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29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青春文学 · 校园爱情

Chapter 01	怦然心动	1
Chapter 02	定情信物	14
Chapter 03	怪事层出	21
Chapter 04	自此决裂	36
Chapter 05	送礼奇遇	49
Chapter 06	在你身后	65
Chapter 07	爸爸的爱	79
Chapter 08	波澜再起	88
Chapter 09	梦里梦外	97
Chapter 10	奇祸惊天	107
Chapter 11	家庭变故	116
Chapter 12	泣血分离	129
Chapter 13	勇敢去爱	145
Chapter 14	形同陌路	151
Chapter 15	少女痴心	160
Chapter 16	离家出走	171
Chapter 17	温馨之爱	183
Chapter 18	天翻地覆	190

Chapter 19	误入烟花	200
Chapter 20	贵人相助	207
Chapter 21	红尘奇情	215
Chapter 22	琴声如旧	227
Chapter 23	飞来告白	238
Chapter 24	瞬息转变	248
Chapter 25	归来若梦	257
Chapter 26	真相大白	270
Chapter 27	平淡是真	283

中考的那段时间很紧张，放暑假，终于可以放松了。引弟在家接受魔鬼训练：拳击、剑术、射击，还去河里射鱼，可抓来了一只大蛤蟆。

“雪白，有样东西要送给你哦，你可一定要收下。”引弟将手背在身后，说得十分隆重。

哎呀呀！我的妈妈呢？我的心上人要送我东西了，我激动得心都不跳啦。会是什么呢？音乐盒？水晶项链？还是贴心的小护士服？哇哇哇，口水……口水……实在是太太好了……

“给，我在河边抓的，给它取个名字吧。”引弟给了我一个绿绿的、绿绿的东西——蛤蟆！

“就叫……就叫……‘蛤蟆’吧……”因为这只蛤蟆，我刚刚激动得差点O了。

“白痴！它本来就叫蛤蟆……”

“你才白痴呢。一天多少个小时？”

“二十四个。”

“白痴！十二个。我说的是一天，又没说一天一夜。”

“哼……哼……小样！一个盒子几个面？”

“小学生都知道的呀！长方体、立方体都有六个面。”

“白痴！两个，里面和外面啦——”

“什么东西比乌鸦还讨厌呀？”

“你！”

“你！”

这回倒是挺齐声的，我和引弟都用手指着对方，然后又互相瞪着眼睛。

引弟妈妈逢人便夸奖她那两个孩子，真让人受不了。这不，又在大街上“拉选票”呢。

小剧场，四周全都是脑袋。引弟妈妈可真神圣呀，二十分钟内找了那么多的人来捧场。

丽娜化了浓妆穿着戏服上场了，她声色俱佳地表演道：“我们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宋朝，哈哈……哈哈……我是女王……我是女王……哈哈……哈哈……”她一直笑呀一直笑呀，足足笑了半个小时，眼看着周围的人都走一半了，引弟妈妈那个急呀！我也急，站起来真想砸她的场子，可我哪敢呀，只得狠狠地把脚跺在凳子上……我瞪着凳子上的剧本呆了，对呀！剧本被我拿来擦凳子了，她得笑晕过去才对，可现在让她晕的人是我。

引弟厉害，他拿了一根胳膊粗的棍子，只一棍子就把平日里凶得像母老虎的丽娜给“封杀”了。引弟的出场赢了个满堂彩，他的台词是：“女王驾崩了。”

丽娜醒后可不愿意了，非逼着冯引弟穿上裙子去演“女王”，然后换自己封杀引弟。她的牙齿咬得咯咯的响，估计引弟得睡个几天了，丽娜那么胖，力气指定大。

引弟妈妈和丽娜非拉着引弟去后台化妆，引弟怕极了。化妆师是伊沫，她长得很漂亮，典型的花心大萝卜。引弟和她套近乎：“喂，那家伙好像喜欢你！”伊沫不理他，摆弄着手中的化妆品。引弟闭眼了：“我求你

了，放我走，我答应你的任何条件。”伊沫用眼睛瞪他。引弟很无奈地说：“下午我和柳春风比赛，是我妈她们挑起的。只要你放我走，我可以输给他。你是知道的，我对输赢无所谓，但他就不同了，如果那么大的比赛他输了，以他那争强好胜的个性，不是自杀就是自残的……”

我们村有两个“好人”，一个是引弟妈妈，另一个是柳春风妈妈，她们的共同嗜好是吹牛，她们喜欢吹捧自己的儿子，时间久了，两个人就成了敌人。

引弟和柳春风两人从小到大都是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我带着癞蛤蟆回家吃饭了，吃完饭就有好戏看了。引弟妈妈夸下海口，如果下午的比赛引弟输了，她就喝干村外小河里的水，看来她一定会翻白肚皮的。妈妈烧了白米饭，有一大堆衣服要洗，就十分客气地劳烦我去盛米饭，我给他们三个人用大碗盛，自己用小碗盛，结果妈妈又给我添了五碗，石破天惊。我给自己准备了白糖，却故意给妹妹咸盐，结果那只偷嘴的蛤蟆把咸盐吃了。

伊沫在家精致地打扮。去迪厅，打车太浪费了，不打太掉价，思来想去的，把心一横，豁出去了！找来找去兜里只有五块钱，把储蓄罐里的老底全翻了，好不容易凑够了车费。

丽娜和引弟都约我去滑旱冰，什么叫“重色轻友”？不好意思，那就是我了。我打电话拼命地道歉：“丽娜，对不起、对不起呀……实在对不起……我肚子疼，不能陪你一起去了，你一个人去多没劲呀！不如去玩点别的吧！”说完，我还故意装作很疼的样子把电话扔了，嗷嗷地叫，我的肚子疼装得一流。

“那我就和别人一起去了，你肚子疼在家好好休息，别忘记吃药……”我还在装病，电话没人听。丽娜自语道：“那么快就O了，柳春风家可发了……”

没错，柳春风家是开火化场的，他帅气、有钱、花心，也去迪厅。他喜欢伊沫。

“嗨，美女！今天穿得好漂亮。”“Hi，美女，身材很棒嘛！”“哇！好性

感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柳春风说着一大堆赞美女人的话，他天生亲戚多，所有女人和他一家。

伊沫的出现立刻引来了全场的关注，柳春风早就看直眼了。没错，她才是最美身材也最好的女孩子，其他的女孩子么，柳春风也就是随口夸夸而已……

“乖乖，不是让你跑慢一点吗？真不听话！”引弟怀里抱着一条硕大无比的狼狗，溺爱地责怪道。妈妈呀，真把我给疼死了。

“什么？”天底下竟然会有这样的人，只看见宠物了，没看见美女，我气得眼珠子都快要咕噜出来掉地上了。

“哎，大黑，爷爷不带你去姑姑家了，你可是我家的新成员。”引弟仍是自顾自地和狼狗说着话，完全没有理会我的意思。

“狗狗，你是吃中餐还是吃西餐啊？中餐嘛就是家里的饭菜，西餐嘛就是——狗粮……”引弟继续说着。那只大黑狗起初很听话，一听见狗粮两个字就汪汪地叫了起来，仿佛在告诉它的新主人它不要吃西餐。

我在这就像空气一样。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这呀！脑子里突然一转，鞠着躬歉意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了，原来你好这一口呀！”

引弟比我更狠，他亲了我一下，然后喊我“小狗”。

下午的比赛。第一场是马拉松，规矩改了，不是他们本人亲自上阵，是由他们选女生代为比赛。柳春风也不知从哪儿找了一个猛女，肌肉比引弟的都要发达。引弟没得选，只能选我，因为从性格上分析，这里的女生我已经是最强健的了。

我刚跑了两步就发现肚子疼，唉，对丽娜的“承诺”真的实现了，那样的诅咒都会显灵？没办法，妈妈中午买的冰激凌，我把雪梨的那份也抢了。

“引弟，我肚子疼，我们认输吧！”这是我第一次对别人撒娇。引弟却狠狠地告诉我：“我可以允许你输，但你就算是爬也要给我爬到终点！”

是的，我是爬到终点的，这个狠心的引弟。肌肉女就算是睡两个小

时都跑得比我快。引弟妈妈一看情况不妙，跑了。引弟要喝凉水了，河边围了满满的人，那些人是柳春风妈妈召集来的，柳春风妈妈今天乐得像朵花。

河面上飘着黑黑的垃圾袋，引弟趴在水边，抬起头来很惨地笑笑：“矿泉水行吗？我自费。”压根就没有一个通过的，我是最狠的那个，把附近的脏东西都丢进水里，大不了等他喝完以后我再捞出来。呵呵，引弟喝了二十分钟，吐了两个小时。

第二个项目是冒险。柳春风家，那可是火化场，我不想去，可他们早就把我放在车上，汽车行驶得特别快，我一直在考虑着是跳下去来个“粉身碎骨”，还是到那以后被孤魂野鬼吓死留个全尸。既然有人陪葬，还是选后者吧！

其实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用红绸子包着的两副麻将放在停尸间里，等午夜时柳春风和冯引弟分别去拿回来。已经放好了，我、伊沫、丽娜、罗才政、相天边、引弟妈妈还有司机大叔引弟爸爸正准备回去，火化场真的来人了，是真的有人死了，我吓得把手中的癞蛤蟆掉在了地上——因为是引弟送我的，我就傻乎乎的一直拿着。绿优没有妈妈了，她真的很可怜。

深夜。冯引弟和柳春风潜入火化场，真的很恐怖很恐怖！尤其是那只吃了咸盐的癞蛤蟆嗓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不停地怪叫，那声音比《聊斋》里的可怕多了。

引弟回来时就吓傻了，好几天没出门。引弟妈妈给他端茶倒水洗衣服叠被子好吃好喝的全招待，引弟觉得这样很好——原来做傻瓜可以这么幸福！伊沫正在给我上课：“什么叫触电？”引弟妈妈把我拉走了。引弟流鼻涕，淌口水，脸上还脏兮兮的，好恶心的啦！在引弟的房间里，引弟妈妈挥起一根棍子往我身上砸，引弟看了朝我身上扑来，棍子落在引弟的后背上，周围冒着火花，麻麻的，晕晕的，原来这就是“触电”，我幸福得晕了过去。引弟看着我，拍着我的脸说：“这女生好帅呀！”比我更幸福地晕了。引弟妈妈拍拍手：“怎么还傻呀？”丽娜说：“妈，你用的是

电棍。”

引弟妈妈再也不夸奖她那两个孩子了。

我像个无赖似的百无聊赖地敲打着键盘。

我：你打的那几个字是什么？神经病！变态！我算过，你是我村的女婿。

我村有个女儿：小儿麻痹、羊痫疯、十分弱智，给你了……你怎么知道我暗恋你？昨晚我做梦还喊你的名字呢。扑通，给你跪下了，嫁给我吧！

我：神经病！变态！

我的力道大得都快把键盘摁地缝里了。

妈妈发现我又偷偷溜出来上网，揪着我的耳朵往回拽，帅气的网管小伙子追了我一路。

很丰盛的晚餐。“哇噻！这么多好吃的……”丽娜伸筷子去夹，却被引弟妈妈打掉：“去叫你爸。”丽娜不服气了，也不吃了。引弟妈妈见状走进引弟的房间，引弟戴着耳麦，见有人来，关掉QQ，懒洋洋地靠在靠椅上，口中嘟囔着：“渴死冯引弟了……渴死冯引弟了……能不能浇点水灌溉灌溉？”正说着呢，一盆清水当头就把他浇湿了。他本来还以为自己不用出去叫他爸呢，可那样对丽娜不公平。等引弟换完衣服，丽娜骑自行车载着冯引弟去工地“宣旨”。

在家待了不到三分钟，趁爸妈不注意，我用绳子把雪梨绑在床沿，用毛巾塞住她的嘴巴。这一幕对我家来说已经不算稀奇了，稀奇的是雪梨还是那么的听话，她甚至还在父母面前为我开脱。

雪梨是小我六岁的妹妹，也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最讨厌的人，这源于九岁那年：为了帮雪梨抢回一个苹果，表哥用石头打伤了我的头，从此我右耳再也听不见声音了。我喜欢音乐，喜欢小提琴，可我却是一个残疾的孩子，村里的大人从来不喊我的名字，他们管我叫“小聋子”——我是听得见的，他们却总要重复好多遍。

我憎恨雪梨，憎恨性格懦弱的女孩子。表哥没讨到便宜，是我欺骗

了引弟，利用他将表哥推下了河坝，引弟生气地走开时，我一个人欣赏着表哥在水中挣扎的样子，直到有人从这儿路过，我才假装慌乱地去搬救兵。表哥被捞时身子已经浮在水面了，他虽然醒了过来，可人却变傻了。我喜欢引弟，从骨子里喜欢，可是引弟的爸爸救了表哥，并且知道表哥溺水的事情与我有关，他的家人知道我坏，他们不喜欢我。而我却疯狂地喜欢着一个人——看得见他我就看着他，看不见他我就想着他，晚上做梦梦着他，把写有“嫁给他”的小纸条埋在地里，村外的小树林中，我埋了成百上千张小纸条。那是我十七岁以前最大的梦想……

引弟的爸爸是村里的书记，口碑很好，承包了一些建筑工程之类的活，家里很有钱。引弟的妈妈是一位颇识大体、雍容端庄的家庭主妇。引弟和丽娜自幼深受良好的教育，所以才会习惯性地养成引弟的桀骜不驯及丽娜的清高自傲。而我呢，生活在一个备受人议论的家庭里，我妈妈十七岁便有了我，她和爸爸的婚姻并没有得到外公的祝福，外公一病不起，走向另外一个世界。我和妈妈的关系虽是母女却亦是姐妹，没大没小，打打闹闹。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父母的工作：一个是杀猪卖肉的屠夫，一个是私自摆地摊的小商贩。

我知道我和引弟之间的差距。

“啊——”我的尖叫声铺天盖地。是引弟，他竟然从背后“袭击”我，我的心跳失去了节奏。

引弟？他是众多女孩子的爱慕者，我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却是最最爱他的人。

在草地上打闹了一会儿，他的嘴唇贴到了我的脸颊，我不敢看他，索性闭上了眼睛。他吻了我，正如我的期待，是的，我一直在盼望着我们之间能发生点什么……

“咳咳……”是咳嗽声，我们不约而同地循着声音看去，是爸爸，爸爸的脸比鸭蛋清还青。我们竟然连他什么时候来的都不知道，简直没法过了。

“叔叔，我们……”引弟都结巴了。

“小孩子要适可而止！”这是我见过的爸爸最凶的一次了。

“叔叔，是我的错，请你不要责怪雪白。”引弟在为我求情呢。我就没有这样的勇气，脑子转了一下，急忙说：“是的，是他让我出来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着急给他抹黑，只知道已经说了，覆水难收。引弟瞪大眼睛看着我，爸爸却很深刻地打量着引弟。我有什么好看的，脸本来就红红的，还要被引弟这样盯着，不近人情地蹦出来一句：“不许你看我！”爸爸和引弟都傻眼了。

当爸爸“牵”着我的手回到家里时，妹妹羡慕极了：“爸爸真偏心，只疼姐姐一个人。”妈妈佩服极了：“雪白，你在外面玩那么长时间不饿吗？”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我和妹妹一起荡秋千，家里的空地上有两棵白杨树，中间正好可以搭成一个秋千。秋千是引弟给我们做的，他把木板和绳子在树间比画好，像个猴儿一样麻利地爬到树上，再像只大虾一样系好了绳子扣，然后顺着树身滑下来，看得我和雪梨眼睛发直，妈妈还被他的几个危险动作吓得大声尖叫呢，就连爸爸都有点儿崇拜他了。最糟糕的是雪梨，口中的他竟然由原来的“引弟哥哥”晋级成“引弟姐夫”了，弄得大家措手不及，爸爸妈妈的脸都气绿了，吓得引弟撒腿就跑，从那以后引弟再也没有来过我家。以前引弟妈妈还当着我的面问引弟：“你整天去她家，不怕把腿跑细了？”

在妈妈的摇动下，小树左右摇摆着，向夏天招手呢。听，它笑得多灿烂呀！树叶哗啦哗啦地响……

“使劲！使劲！”我对妈妈吼道。

我比土地婆厉害多了，妈妈也比普通跟班的听话多了，她加大了力度。我揽着雪梨，抓牢了绳子，就要飞起来的感觉，好过瘾好刺激呀！妈妈见我们玩得那么开心，自己也满意地笑了。

“啊——小心！”妈妈慌张地喊道，可是还没来得及阻止及挽救，我和雪梨就像两只大鸟般飞出去了，好壮烈的一个收场。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她竟然压在我身上。我一骨碌爬起来，像拖垃圾一样把雪梨往门外拖，妈妈吓坏了，雪梨也吓得哇哇哭。

“哼！跟你在一起就是倒霉，你看你都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我不要你了，爸爸也不要你了，妈妈也不要你了，你走，你走！”我松开雪梨，她倒在地上，用手撑着地面号啕大哭。见她不走，我用脚踢她，打她的脸，她清秀的小脸上留下了我的指印。

“够了够了！”妈妈像疯了一样咆哮着扑过来，护在雪梨身边。我却无动于衷。

“等你爸爸回来以后再说好吗？我们不要她……”妈妈央求道。

妹妹哭得声音都沙哑了，妈妈也哭了，只有我一个人不哭。

“不行。”我冷飕飕地抛出来两个字。说不准等爸爸回来时，我就被她害死了。

“那好，我去把她扔了好吗？”妈妈在征求我的意见哩！

“妈……你真的不要我了？我会很乖的，永远不再惹你们生气。”雪梨跪在地上，抱着妈妈的腿恳求道。妈妈不说话，看着我，眼泪哗啦啦的像下雨。

我不吱声，眼睛也没眨一下。雪梨原本清秀的小脸哭花了，单薄的衣衫被家里坷坷拉拉的水泥地划破了，露出了鲜红的血丝。

“是因为姐姐不喜欢我吗？”雪梨坚强地站起来，从身后抱住了妈妈，若是看在旁人眼里，还以为是一幅和谐的母女图呢。

“不是，是我们养不起。”妈妈说这句话时眼睛也没眨一下。我震撼极了，简直叹为观止，妈妈是在为我开脱罪名吗？雪梨也是她的女儿呀。我仿佛终于明白了：我像妈妈，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绝情人”。我分明看见雪梨的嘴角勾起了一抹不引人注意的笑，可是昙花一现地逝去以后是雪梨的眼泪，像冬日里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

妈妈背着十岁的小雪梨走了，她们去了伯父家。伯父家只有伯父一个人，他在市里的一所重点中学任教。伯母在堂姐只有四岁的时候吃安眠药沉睡了，伯父一个人照顾堂姐，十年如一日。堂姐大学毕业后去国外读研了。

妈妈背着我给爸爸打了电话，他们决定暂时把妹妹“寄”在伯父家。

开学以后，妹妹转入了市里的小学，她的学习成绩好，各方面都很优秀，一年以后，考上了重点中学。在妈妈把妹妹送走的路上，她问妹妹：“你恨我们吗？”妹妹的回答却出人意料：“有这样的字吗？”其实是有的，在那个姐姐的心里就有。妈妈抱着妹妹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妹妹永远都这么好，我比不上。

“啊——”我的尖叫声震耳欲聋。是引弟，他竟然埋伏在小树林。他都不给我反应的时间，一把把我按在地上，整个身子压在我身上，一只手攥住我的两只手腕，另一只手很熟练地解开了我的衣扣。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而冯引弟竟然只是为了解除“障碍物”咯吱我，其他什么也没发生。

深更半夜的，我爬起来，用毛笔写了大大的两个字：“幸福”。我要去寻找答案喽！天破晓前，鸡还没有叫，狗儿已经睡着了，我换上T恤，依照一位有点儿迷信、神经有点儿错乱的女同学冯丽娜说的“闭上眼睛胡乱地走，走九百九十九步，睁开眼睛遇见的第一个人，便是你今生要找的人”开步走了。

九百九十六……九百九十七……九百九十八……九百九十九……到了到了，我终于走到了，心里等得那个急呀！当我跌了十五次，撞在树上、墙上、门上三十九次，头上长满大包，腿上、膝盖上满是沙土——我很诚实，不知道扒扯扒扯眼睛看看路——透过那肿得模模糊糊只能看见一条小缝的眼睛一看，我惊呆了，震撼了。我见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引弟……的爷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左手拄着楠木拐杖，右手拿着纯金的烟杆儿，颤颤巍巍地朝引弟家走去。要说起他，你不得不佩服，方圆几百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他，曾跟着毛主席打过江山，官职甚高，当年的日军听到他的名号都闻风丧胆。一九四九年共和国成立后，他辞了官回到家乡娶妻生子，他曾经的妻儿都因为他的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十年的“文革”让他吃尽了苦头，为了保住他父亲留下的家产、藏书、字画，他整日里东躲西藏，乃至漂泊海外。这并非由于贪婪，实在是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孩子需要他一个人去养活，父亲的遗愿又

让他难以违背。或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平等的。提起他,我们只能说他很富有。在他众多的子孙中,他最最疼爱的是他的长孙女冯丽娜,最最讨厌的是引弟爸爸,他八十几岁的时候还经常拿着当年战场上用的马鞭追着引弟爸爸乱打,那个时候是引弟最得意的时候了——只因为引弟爸爸当选了村书记,做了官,他恨透了官场的是是非非,只希望他的子孙后代平平凡凡地过日子,可是儿女们哪里肯呀……引弟爸爸派引弟和丽娜潜入他家,偷走了他的马鞭,事成之后,一人奖励一台笔记本电脑。这老爷子好像还没发现呢,也许是发现了正要找引弟爸爸算账呢。

你说这大早晨的办的什么事呀。

“哎呀……不算……不算……”我晃了晃脑袋。那老头儿也够厉害的,竟然看见了我,可我哪有时间理他呀!我得赶时间,等天亮了就不灵了。我连个招呼也没和他打,就像被狼撵了似的往家跑,听见他在后面小声地嘀咕:“现在的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见了长辈连个招呼也不打。”

死老头!

我并不是一个很尊师敬老的同学,如果被引弟的家人看见我扶着老爷爷站在引弟家门口,引弟的家人一定会晕厥过去的,所以我还是省省吧。当我再一次从自己家跌跌撞撞地走了九百九十九步,睁开眼睛后看见的一个人更让我震惊了,“爸爸!”我喊了出来。对!“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可引弟家门口是今生呀!我急了。

“雪白,你怎么了?你四点钟就爬起来了,来引弟家两次了吧。”我晕!原来爸爸一直跟着我呢,我挨撞时他也不拉我。

我故意像个僵尸似的一惊一乍地蹦到了家里,妈呀,累死我了,栽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妈妈摸着我的额头自言自语:“不发烧呀。”爸爸的眼睛都快凸出来了:“什么?还不发烧?今天老奇怪了!”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引弟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好久,我突然觉得我脸上的伤很疼,也忘记了向他撒娇。“是因为误信了丽娜的传言才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的……”听完了我的讲述,引弟笑得连周围的

树都晃动了。

又笑我！我气鼓鼓地朝“老地方”走去，引弟不笑了，也跟了过去。我坐在溪边绿油油、毛茸茸的草地上，欣赏着水中倒映出来的靓丽身影。“那种话你也相信，真傻！”引弟溺爱地说。他和我坐在一起，用手臂环绕着我。

“引弟，你说上帝爱不爱美女？”这是妈妈的问题，我也要当面问一问我爱着的他。

“我是冯引弟，又不是上帝，我怎么会知道呢？”引弟松开了我，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

“冯引弟！”我火了，如此良辰美景、佳人相伴之际竟会说出这种让人伤心至极、失望至极的话儿，真是气得我牙根痒痒。“你只说爱与不爱！”

“应该是不爱吧，要不然就会制造一个完美的女人出来。”引弟用手遮着头上的大太阳说。

“那你是男的，你觉得自己很完美吗？”他的眼光可真高！

“那你说说我的缺点是啥。”引弟说。

“我暂时想不出来，不过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怎么可能没有缺点呢？”还是只是没有被我发现而已？我在心里暗想。

“没有证据就不能妄下结论。”引弟依然是懒懒的样子。

“也许吧，‘人之初，性本善’。”我看了看引弟，笑了。引弟看着我也笑了，他说：“在你身上没有体现出来。”

我又浅笑了一下。是的，我也不承认自己的好，只是希望他全部的好都是真实的自我吧！

“也许女娲娘娘有她挚爱的男子，”我觉得说“男人”很别扭，“所以她制造了完美的你……”大概上帝他没有挚爱的女人，他只会喝茶聊天。

“天呀！你是在替我冒犯女娲娘娘吗？”引弟说这句话时挺急的，接着又缓和了一下口气，一脸自豪与愉悦地说：“我是我妈生的，这点好多人都可以作证呢。你那么说，就不怕女娲娘娘降一个狐狸精来拆散我们吗？”引弟一副很没有正经的样子。